

阿蛮《纪年绣》:

# 典型的知识写作

□贺绍俊

读到阿蛮的《纪年绣》，让我更加坚定了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是关于小说写作的。我认为，小说写作大致上可以分为体验写作和知识写作两种。所谓体验写作是指作者主要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轴心而进行小说构思，所谓知识写作是指作者主要以知识积累为轴心而进行小说构思。当然，任何一个作家在小说写作中既离不开生活体验，也离不开知识积累，但以某个方面为轴心时，就决定了小说的基本逻辑。以生活体验为轴心时，小说便是遵循着日常生活的逻辑；而以知识积累为轴心时，小说则是遵循着主观意识的逻辑。在我看来，《纪年绣》是最为典型的知识写作。这部小说的知识核心是蜀绣，并由蜀绣辐射开来，涉及巴蜀历史文化，特别是巴蜀的民间工艺、传统建筑，等等。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后记中也说得明明白白，他说：“多年来，我因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的机缘，与很多传承人打交道，与他们一起探讨手艺的奥秘和保护的途径。他们也把我当成朋友，有什么问题、想法，包括心事都愿意跟我说。于是才有了这部作品的构思和写作。”阿蛮仿佛采用了蜀绣的方法来一针一线细密地绣织自己的这部小说。小说以蜀绣作品为引子展开情节，故事的主线则是蜀绣世家从沈佩余到孙女孙赫赫三代人对蜀绣工艺的传承。小说共有十章，每一章都以一幅蜀绣作品为题，每一章节的故事又不局限于蜀绣，而是延伸到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就像是一条又一条的彩丝线，以这些丝线编织的故事，与这个章节中的蜀绣作品形成一种相互佐证、相互解惑的关系，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和传奇性。

中国是一个刺绣大国，并发展出蜀绣、湘绣、苏

绣等不同的风格流派。蜀绣曾被称为蜀中之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汉代的杨雄在其《蜀都赋》中就有蜀绣的赞语：“锦布绣望，芒芒今无幅”。毫无疑问，蜀绣本身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这也成就了阿蛮写作《纪年绣》成为蜀绣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蜀绣显然赋予了《纪年绣》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并不是靠炫耀蜀绣知识而获得的，而是在于阿蛮能够领会蜀绣的精髓，以蜀绣之精髓作为小说的基调。在我看来，阿蛮突出抓住了蜀绣的民间性、神奇性和少女性。民间性应该说是中国传统刺绣的共同特性，蜀绣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的视角是民间的，主要人物也是民间的，而且阿蛮还能将不少民间传说巧妙地融入其中，得其民间文化的神韵。蜀绣具有某种神奇性，这主要就其工艺而言，蜀绣的针法多样，有晕针、铺针、滚针等上百种，讲究针脚整齐，线条光亮，尽管所绣内容以日常生活审美对象为主，但绣品炫丽，具有一种神奇的效果。《纪年绣》的10幅蜀绣作品各自包含着神话、魔幻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可以破解出刺绣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解答现实之谜的通道。阿蛮以这种方式将神奇性与现实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副虚虚实实、亦真亦幻的审美场域。蜀绣还有一大特性为少女性。刺绣是传统女性必备的功课，古有“女红”一说，翻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女性闺房艺术。蜀绣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当年曾经是少女少妇的日常工作，《后汉书》所说的“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应该就是指的蜀绣。蜀绣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母性、阴柔等词汇。我想大概也是这一原因，阿蛮在这部小说中也是着重刻画了一群女性形象，而且最为成功的也是小



说中的女性形象。

知识写作有利于发挥作家的主观想象，作家不必过于拘泥于日常情理，《纪年绣》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人们也许可以在情节的合理性上对这部小说提出一些质疑，但如果将其定位于知识写作上，也就能够淡化这样的质疑。阿蛮显然是一位率性自由的作家，他写蜀绣，又随手牵出石柱县的风土人情，据说阿蛮曾在石柱深生活多年，石柱是一个土家族聚居地，重峦叠嶂，沟壑纵横，阿蛮以此作为小说的地域背景，恰与蜀绣的神奇性构成互换的关系。阿蛮的头脑里有着丰富的知识储藏，许多知识在小说中仿佛信手拈来，也用得恰如其分。但真如俗话所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知识储藏丰厚是阿蛮的长处，却在有时候又成为了阿蛮写作时的短处。我在读《纪年绣》时，一方面感到知识量非常大，另一方面又感到阿蛮对于自己的储藏太不吝啬。这也造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弱点，即故事讲述得汪洋恣肆，却难以收拢来，因此就感到小说要表达的意思很多，最终却没有一个意思得到最完整的表达。

# 从小说《纪年绣》说到魔幻现实主义

□余德庄

阿蛮是一个有追求、有使命意识的作家，《纪年绣》是一部富有内涵、亦有新意的作品。在创作《纪年绣》之前，作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写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文章，内容囊括蜀绣、油画、版画、工艺美术、传统建筑和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佛教、古建筑、相对论等等。小说的文化符号丰富，显得很厚实。作品在写法上也颇具匠心，通过蜀绣题材这个独特的载体，挖掘巴蜀文化的深层内涵，折射社会变迁、人生境遇、时代风貌和人物命运，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作品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富有兴味和意义的话题。

《纪年绣》从一个家族几代人对蜀绣的痴迷、传承和追求，引出人物命运故事和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鲜明，爷爷沈佩余、母亲沈贞婕、女儿沈赫赫等三代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其人生命运所承载的内涵和所折射出的时代光谱也不一样。比如母亲和女儿同样在青春时期遭遇了情感背叛，但两者的情形和缘由却大相径庭，由此形成母女二人在为人处世上的巨大心理反差，也导致她们在艺术取向上的强烈异质化。

小说在结构方面很有特点，每一章都以一幅有代表性的刺绣作品为题。如此多的刺绣作品叠加在一起，照理说是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的，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在阅读中一直保持着兴味盎然的感觉。这不只是因为每一幅刺绣的构图、针法、色彩和内涵都各具特质，绝不雷同，而且因为作者所侧重的是在表现作品后面的人。比如《天光》一章，小说通过对作品的悬念设置，层层揭秘，最后沈赫赫把最真实的情感托付给朱医生医生，也把自己爱情遭遇背叛的隐秘经历合盘托出。本来那是她对爱人的最高信任，但一直看似对温情有独钟的朱医生最终却未能免俗，不能接受她以往的过失，

最后以一种多少带点悲壮色彩的特别的方式(抢险遇难)永远离开了她。这让沈赫赫再次遭受重击，也令她不得不去重新面对和思考自己的人生。到此，读者对《天光》这一章节的命题蕴含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魔幻现实主义给这部小说增添了一种异样的色调，其主要内容皆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沈赫赫有关。她的刺绣作品《梅魁桑首》《蝶舞之谜》《0崇拜》的构思，并非源自生活中的亲闻亲见，而完全来自天马行空的灵感，却屡屡在现实中发现其真实的存在和对应之物，比如她竟然纤毫不差地绣出了从未听说更未面见的远在老家伴峡的梅

魁桑首，还有她的一些作品与从未见的亲生父亲易宝山教授的版画构思的神奇契合等等，还有骨科医生朱迪生和心理学教师梁戈在试图寻找沈赫赫艺术天赋和反常的精神状态的根源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异乎寻常的幻觉和梦境等等，都呈现出吊诡的魔幻光影。作品把现实与幻象融为一体，让我们领略到一种令人新奇和惊异的阅读快感，使作品大为增色。

小说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超越了作者过去所熟练掌握的创作方法，比如作者多年前所创作的另一部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依仁巷》，就完全是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来创作的。作者此前也尝试过这种创作手法的改变，他的长篇小说《解手》就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但《纪年绣》无疑走得更远，魔幻色彩也更浓厚。不过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这部作品仍具有探索和尝试的性质。

也许有人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舶来品，在中国难免水土不服。其实不然。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博尔赫斯就说过，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此类作品了，《庄周梦蝶》就是其经典之作。就像被国人称为“四不像”的麋鹿重归故土得到很好的繁育一样，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当会有生长的土壤和空间，不少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当代文学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纪年绣》的探索和尝试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既为探索尝试，就很难做到完美无缺，事实上，这部作品在魔幻手法的运用上确有一些可供商榷之处。我认为，其最大的误点就是把寻找沈赫赫的那些“魔幻”刺绣的构思源头的过程写得太直太清楚。作者不惜篇幅地试图对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构思从人物的生理和心理特质，血缘、遗传和祖居地域的复杂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解释，务必穷究其真相而后快。这是

完全没有必要的，实际上也解释不清楚。我理解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不过是作者试图用超现实的幻景来表现和诠释现实世界的一种创作方法，其特点是通过极度夸张，将主观世界的界限模糊化，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神秘怪异的所谓魔幻氛围（或可称为对现实的一种富于想象的诗意图），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启迪读者的思维，在更深的层面上实现作品所想表现的现实世界和思想内涵。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公认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作品中的魔幻色彩可谓无所不在，令人惊悚，比如他写那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上的所有居民都患了不眠症，结果是集体失忆，不得不把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具甚至奶牛上都注明名称、用途、使用方法等荒诞不经的状况；写吉普赛人的两块磁铁所经之处，不但锅碗瓢盆稀里哗啦地滚动而至，连钉在木板中的钉子都吱吱呀呀地挣脱而出；还有连续不断地下了四五年的大雨等等，均写得绘声绘色，堪称绝妙，而且隐喻极深，但作者却并没有劳神费力地去对现实中是否真正可能发生这些怪诞现象进行“科学”解释，事实上，也没有读者会离开拉美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文学本身的特质，去穷究凡此种种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就跟我们不会去质疑“庄周梦蝶”是否有科学依据一样。《纪年绣》因不厌其烦地对其所涉及的魔幻现象的“依据”进行探究，不但形成作品的赘笔，而且让其努力营造的魔幻氛围大为消减，给人留下蛇足之憾。文学就是文学，留下一个不失美丽的谜，不是可以使作品更为隽永，更令人遐想吗？

《纪年绣》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尤其是在小说结构、创作手法上的艺术探索，都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探讨的空间。

## 再现的烟雨童话

连环画收藏家马英的《烟雨童梦连环画》阐释了“连环画”这一文学现象的认知和感验，现身说法，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场感。

连环画是时代产物，上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的百废待兴，蓬勃发展，应运而生，体现了那个时代一个断代的文化现象，也标志这个时代普遍的价值。文学名著、时代楷模、历史英雄、传统故事，生产生活、对旧世界的批判等诸多题材一一入画；连环画衰败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一种文学体制存在的时间很短，它图文并茂，庄严朴实，吻合那个年代的需要，又彰显时代的强音，对当时的文化普及、文字营救、意识形态的建立有着无法比拟的现实功用，并在那个年代的扫盲脱盲、建立人们的阅读体系、培养全民阅读价值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马英收藏连环画30年，藏书35000余册。《烟雨童梦连环画》收录2859册连环画封面的照片，马英在这些有代表性的图书中穿行，从一个玩泥巴的孩子时代一路讲讲，一直讲到这部书的结集出版付梓出世，那些一路走来的故事，温馨、温情还温暖。书中讲述收藏的奇遇、友情、真挚、

# 烟雨童话复活人生引擎

□温智慧

惺惺相惜，诚然也有尔虞我诈的伎俩。藏家混迹藏界的斗智斗勇，心中的喜欢与经济的紧张的对峙，透着睿智、计谋和藏家心中固有的那种达观与豁达，伴随着收藏日益丰厚而相得益彰。

作者以线性的牵引，穿缀了连环画的现实存在，在再现“连环画”时代人们奉为至宝的朴素话语和需要。书中巧妙地把家乡的风物和人情故事编入收藏动态的认知和行进中，道出连环画的寓教意义和舆论指向。成书过程不仅单纯叙述，还讲解了与连环画更多的关于出版社、画家、作家等相关信息，并介绍了连环画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收藏相关联的故事和友谊的递进。恰如其分地解释了作为舆论和宣传载体的连环画在当时的政治理想的嬗变，同时厘清连环画发展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走向，从开本纸张装帧印刷也能探究到科技发展、物质丰富的审美流变，衬托了艺术思索性的思考，兼审美和揭示，延续艺术载体所承载艺术生命。

这部书关乎了人文学者的快乐与欢欣，针对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独特的生活感验，并不关乎名利，是经过时间沉淀过的淘洗与韬晦，过程的快乐远远超过对于目的的追求，这就是精神的实质，是物质世界如何也衡量不了的格局。

## 复活的人生引擎

这部书策划、备稿的峰值时间，正是马英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他的心脏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生命的引擎随时可能熄火，但他很大，不提及自己的忘我的工作。在北京住院时他仍然不顾一切地与生命赛跑，把书稿进行了反复校核，才有了他后记里的那些诗歌的引用和吟咏。读后感是尤为感动和感慨的。收到后记里的连环画是这样的：《丹心谱》《火的战车》《战斗在书丛里》《人生》《残局》《勇敢》，到这里后记已经结篇了；马英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收进后记

之后的连环画是：《但愿人长久》《青年建设者》《未来在召唤》《你的人生是最美好的》《对不起，我爱你》《祝你们幸福》；到这里仍然在后记之补充里收进《美丽的心灵》《爱的复活》接下来是五个不同版本的《复活》，随后《人生的答案》《日出》《归心似箭》《祝福》《祝你成功》《祝你健康》。读到这一连串的书名，和后记之后的补充，聪明的读者是否在这些信息里读出了什么？我读到的是坚强、淡然、渴望、坚信和回归的幸福，还有美好的成功和健康的祝愿！

说这部书是饱蘸藏家与著者生命的霞光完成的并不夸张。在后记里马英引用了王蒙《青春岁月》里“序言”的诗章，足见用心用意深远和良苦，继而他引用了《百年孤独》作者关于宇宙灾难的演说词句：最后的一声爆炸。一分钟后，人类死亡大半，陆地浓烟滚滚，灰尘蔽日，世界重新陷入混沌。冬日，下着橙色的暴雨，刮着寒冷的飓风。海洋上气候颠倒，陆地上江河倒流。鱼儿在

沸水中渴死，鸟儿找不到天空。马英此时接话：世界都这样了，我的那几万藏书又算得了什么？随他去吧。要么让他们烧成灰烬，在深沉的天空中飘荡，要么完好地保存下来，被岁月之手冰封于世纪深海。此时，他又想起了朝鲜影视连环画《无名英雄》……是的，马英依然在走向他要去的地方，可是他真的走不动了。于是，作为藏家、著者的马英在他的有生之年，写下了这本定义为“收藏记录”的文稿，就是今天的《烟雨童梦连环画》，也算完成了一桩心愿。

马英对生命的理解“无情”地感动了上帝，他移植的心脏源找到了，接下来又有了后记之后，后记之后的补充。他写道：我的世界是和我身边的人一起建立起来的，我深深地爱着你们，并永远祝福着你们。

当读到他翻译100万字书稿费不足一场手术费用时，他内心瞬间苍凉过，只是瞬间又满回春色，他写道：还是把一切看开，毕竟曾经有过快乐时光，那么就请梦想归来，悲伤离去；把泪水省略，让坚强留下……任由复活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在这冰冷的新年我浴血重生……

这部书的编辑、统筹、策划不是一日一时之功，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一个长久的思索，真是很难完成的。这些连环画的选取有马英缜密的思维所在，也是连环画红极一时的最好佐证。

——『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选题评审侧记  
□黄国辉 江子